

Meryman's Promise

惊鸿 | 作品



人鱼的信物

上

之禁忌之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他有一条扇子般漂亮的尾鳍，

指间生着薄蹼，迎着光的时候有双墨蓝色的眼瞳……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卷 萨默斯法典/197

- 
- 
- 一 初次见面.....199
二 完美的交易.....216
三 我的妖精.....230
四 阴谋的序幕.....244
五 重要时刻.....259
六 谁的惊喜.....271
七 最完美的数字.....283
八 逃.....299

第四卷 滴泪成珠/315

- 一 避世之所.....317
- 二 人鱼的眼泪.....329
- 三 娩.....342
- 四 一百年.....357

第五卷 神秘岛/375

- 一 故地重游.....377
- 二 费尽心机.....391
- 三 原来的样子.....405
- 四 梦中人.....421
- 五 再见严德.....437
- 六 南太平洋上的岛.....452
- 七 有趣的细节.....468





目录
CONTENTS

Meyman's Promise

第六卷 地狱之海 / 483

- 一 照片里的爸爸 485
- 二 地狱第二层 500
- 三 掠食者 515
- 四 女儿，女儿 531
- 五 活火熔城 546
- 六 地狱之海 560

夜鲨番外 为理想而战 / 580

番外 路家兄弟 / 586

海伦的番外 小蝌蚪找妈妈 / 593





【第一卷】

月圆之夜

那是一个系在皮绳下面的小挂件，月白色的石质表面有一层贝母般蓝幽幽的荧光。挂件的形状酷似一条鱼，鱼身被刻意拉长，弯成一个圆环的形状，鱼鳍和尾巴修长而优美，粗粗看去，整个图案的轮廓很像描画在青铜祭器上的蟠螭纹。

一 月光石

“她是人类当中的小孩子吗？”

“是的，很小。还远未成年。”

“她真软。”

“嗯。”

“她长大之后会长出鳞片来吗？”

“我想不会。”

“她的皮肤摸起来像花瓣，闻起来也像。我好像抱着一团棉花。”

“嗯？你见过棉花？”

“没有，族长。我只是听长老们说起过陆地上的这种东西。人类用它做衣服……她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她不会死了对吗？”

“是的，孩子。我们该走了，那些人类过来了。我可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可以再抱抱她吗？就一小会儿。你看她的手上没有长蹼，这么软，像不像最漂亮的海星……”

“你不能低估这些人类的速度。他们的眼睛很尖，而且容易受到惊吓。”

“我还会再见到她吗？”

“我想会的。也许等她长大一些的时候……”

……

半梦半醒之间，似曾相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不停地絮絮低语，像很久很久之

前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

我知道自己又做梦了。

当我揉着眼睛从躺椅上坐起来的时候，我恍惚地回忆起这样的梦我曾经反复地做过很多次。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相信这两个男性的声音是真实地存在过：一个苍老而醇厚，另一个声音清亮，略带磁性。

炙热的光线透过头顶的遮阳伞，在沙滩上映出一团模糊的橙色。远处的海面上笼罩着薄薄的雾气，将海面 and 天空都氤氲成了一片浅浅的灰蓝色。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夏日的午后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几乎没有波纹，像凝固了的胶水。只有在靠近沙滩的地方才翻卷起小小的浪花，有气无力地拍打着白色的沙滩。

这个地方叫沙湾，是不久之前才开发出来的度假小镇，距离青岛市区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半岛上，像这样人口不多的海边小镇多如牛毛。我的父母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每年放暑假的时候都会带着我们过来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他们都忙于工作，今年的暑假恐怕只有我和好友习芸在这里度过了。

我从躺椅下面拿起已被午后的温度烘得热乎乎的可乐喝了两口，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还站着一个人。

阳光刺眼，抬头望过去只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这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穿着浅色的T恤和运动裤，赤着脚站在沙滩上。

“是我冒昧了，”年轻男人稍稍退开两步，语气里隐含歉意，“我想，我是被你的项链吸引住了。”他的视线在我的脸上飞快地扫过，又落回到了我的胸前，“很漂亮。是月光石吗？”青年的声音我似乎在哪儿听到过。

我伸手摸了摸胸前那块温热的石头。如果不是他始终盯着我胸前的吊坠，目光中流露出近乎迷恋的欣喜，我会认为这是最滥俗的搭讪。

“是月光石。”我说。

大概是俯视的角度让这年轻人自己也感觉有些别扭，他在我的身旁半蹲了下来，平视着我的双眼，问道：“我可以看看它吗？”

我发现这青年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眼瞳是剔透的墨蓝色，像海水或者夏夜的晴空，深邃而迷人。平视的目光里微微带着审视的神色，专注得几乎锐利。

“当然可以。”我微微有些不自在地避开了他的视线，解下自己的项链递了

过去。

那是一个系在皮绳下面的小挂件，月白色的石质表面有一层贝母般蓝幽幽的荧光。挂件的形状酷似一条鱼，鱼身被刻意拉长，弯成一个圆环的形状，鱼鳍和尾巴修长而优美，粗粗看去，整个图案的轮廓很像描画在青铜祭器上的蟠螭纹。

陌生的青年小心翼翼地将那块掌心大小的石头握进掌心里。他更像是在用皮肤的触感来熟悉它，而不是用眼睛去观察它。我忍不住开始猜测在我得到它之前，会不会他才是它的主人呢？

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月白色的石质，然后无意识地收紧了手指。我注视着他的这个动作，隐约觉得胸口的某个部位也被攥进了一只无形的大手之中，随着青年握紧的动作，传来一阵轻微的抽痛。

“谢谢。”年轻人把手里的东西递还给我，“非常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对这样东西似乎有些不舍。可是对这样一件并不名贵的饰品流露出这样的态度不是有些奇怪吗？

“认识一下吧，”年轻人过分专注的目光从项链移到了我的脸上，“我叫深海。”他朝我伸出手，用一种老派的态度郑重其事地介绍自己，“我跟同学一起住在门口有岩石的那幢房子里。”

“我叫殷莱。”我握住他的手，任凭他象征性地上下晃了两晃。他的手指修长而有力，指间的皮肤上覆着薄薄的一层茧，掌心的温度远远低于我的体温。炎炎夏日，这样的温度令人倍感舒适，“你姓申？”

“不，”深海微微一笑，“没有姓。深海只是我的名字。”

“对不起，”我忙不迭地道歉，似乎我无意中的一句话已经戳到了别人的痛处。我连忙转移了话题，“你是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的？是度假？”

深海对我的道歉似乎不甚在意，反而更在意后面的这个问题。他微蹙着眉头，犹豫了一下才回答说，“我们应该算一个临时组建的研究小组吧，搜集一些特殊潮位的藻类标本。”

“哦。”我点了点头。

我再次觉得这青年的声音让我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可我想不起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曾经听到过了。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突然间不希望这场谈话太快地结束。

“你也住在这里？”深海问我，“经常来？”

我点了点头，“从我七八岁开始吧，每年暑假我妈都会带我过来住一段时间。”我伸手指了指他身后镇子的方向，“那时候我们都住镇上，沙湾的旅游业什么的，还完全没有开发出来，这里还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渔村。没有这条滨海公路，也没有那边的石堤……”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注意到深海眼中浮起一抹奇异的神色，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话头，“怎么了？”

深海微微眯起眼，没头没脑地问道：“你很小就会游泳？”

“很小就会，但是游得不好。刚学会游泳的时候，有一次自己游得远了，结果小腿抽筋差点溺死。从那之后就不太敢去水深的地方了。”我的视线顺着镇子的方向一路扫了过来，这一带的海岸变化太大，我已经记不清小时候溺水的准确方位了，应该离这里不太远吧。

“溺水？”深海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神色怪异地反问我，“那时候，你很小吧？”

深海的一句话瞬间便勾起岁月深处那一段我早已忘记了的记忆。一片湛蓝的海面突然间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波平如镜。

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困扰我多年的那个梦境之中。

湛蓝的海水，无边无际。我套着一只救生圈惬意地浮荡在海面上。阳光炽烈，连海水亦是暖的。沙滩白得耀眼，不知不觉，便漂得远了。然后，救生圈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很突然地干瘪了下去，毫无预料的我身体向下一沉。

事后大人们说起的小腿抽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吧，但当时的我却已经全然没有了印象，只记得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前一秒还是正午泛白的天空，阳光如箭刺得人睁不开眼，下一秒便是蓝幽幽的水下世界……

这是一段不怎么愉快的记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反复地做着同样的噩梦。

“对不起。”大概看出我的脸色不好，深海眼中微微流露出抱歉的神色，“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没事，”我做了两个深呼吸，“过去很久了……”

我知道我所记得的部分并不是噩梦的全部。恐怕之后发生的事才是真正令我惧怕的，但是我不记得了。出事的时候我还小，只知道害怕，却不再记得到底发

样东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时间久得我已经想不起它的来历了。不过，即便我没有做错什么，也并不妨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我心里盘根错节。

这种感觉一直延伸到了几个小时之后。当习芸提出要借这件饰品去搭配她的小衬衫时，我没怎么犹豫就给了她。也许这样做可以让我避免去想中午发生过的事情吧。人们不都说眼不见心不烦吗？

我们俩走出前院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晚霞倒映在海面上，海天之间像着了火似的满眼绚烂，我们面前的绿化带和公路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隔着树丛，可以看到近处的那幢别墅开着窗，的确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怎么还不来？”习芸踮着脚尖眺望公路的尽头，“不是骗我们的吧？”

“我三哥刚打了电话，”我安慰她，“应该就快到了。”

“我担心啊，”习芸叹了口气，“他们要是还没来，你就回上海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多害怕呀。”

这里一到夜晚就十分僻静，一个人过夜或多或少会有点害怕。所以我也很盼着我的堂哥和他的女朋友能快点过来，否则我的上海之行就不得不延期了。我妈妈的生意在上海，早在放假之前就已经约好了要去她那里住几天。

“看，”习芸碰了碰我的胳膊，“邻居。”

树丛的后面，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走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生手里拿着一个排球。他的个子很高，浅色的运动服包裹着一副诱人的好身材。

我这样想的时候，他忽然转过脸望了过来，视线毫无预料地撞在一起，我忽然反应过来他就是我在海滩上遇到过的那位青年——我记得他的眼睛。迷人的墨蓝色眼睛，看人的时候目光专注得令人不安。再一次想起了我对他说过的谎话，我心里生出一种想要躲避的冲动。深海把排球递给了身后的男生，自己朝着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习芸小小地抽了一口气，“好帅啊。”

两座宅子的距离并不远，深海很快就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看看我，再看看习芸，目光落在了习芸胸前的吊坠上。

“是这样，”深海冲我点了点头，转过头去望着习芸说，“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的项链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习芸微微一愣，“你也觉得它很漂亮？”

击，但是客套的微笑并没有到达眼底。我本来也不知道跟这样的人该如何寒暄，而且他们脸上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淡漠神气，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在他们面前，能不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要说话的好。

年轻的女士个头比我要高出两三厘米来，看人的时候微微挑着眼角，神情中好像总带着几分不屑的神气。她的那位哥哥也是个高个子，肩膀很宽，脸型清瘦，完全没有那位女士的甜美柔和，短短的平头更衬得五官轮廓分明。

这人看上去总觉得哪里有点眼熟。不过这种感觉模糊得很，我完全说不出到底是哪里让人觉得眼熟。我犹豫犹豫地又看了他一眼，这人也正好看过来，一双眼瞳黑幽幽的，乍一看空无一物，再看时又会觉得他的眼睛里满是意味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自顾自地琢磨心事，又像是略带着一点儿挖苦的心思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周围的人，有那么一点点儿让人不太舒服的审视的味道。我忽然就有点疑惑：这样的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地跟人搭讪？怎么会主动热心地让别人搭自己的车呢？

“明天晚上有时间吗？”林露露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漠的气息，笑容可掬地发出了邀请，“一起吃顿便饭吧？”

年轻的女士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过头征求似的望向那位夜先生。

夜鲨的视线轻飘飘地在我脸上打了一个转，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那神态就好像要找什么东西却没有找到似的，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冲着林露露笑了笑，“这怎么好意思！”

这句话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他会是那种随时跟陌生人保持距离的人，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林露露却显得十分高兴，“夜翎喜欢吃什么？”

夜翎却转头去看夜鲨，仿佛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论什么样的事儿都需要他来拿主意。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那个叫夜鲨的男人双手插在长裤的口袋里，正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态上下打量着我。

我忽然发现我今天结识的两个男人神态竟诡异地相似，深海也是如此，看人的时候目光专注，隐隐带着审视的味道。

唯一的区别就是深海的态度更直白一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夜鲨和夜翎也只是他们的名字，和深海一样，他们也没有姓。

洗完澡出来，习芸仍然没有回来。

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她和深海肩并肩穿过公路时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他们在一起会谈论些什么？她会怎样跟深海介绍那块月光石？会不会说起……我？

我心烦意乱地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冰牛奶，坐在起居室的窗台上吹凉风。

晚霞已经褪色为天边一抹黯淡的灰紫色，归巢的倦鸟从这一片静谧的背景之上飞过，身姿灵动，如同剪影。偶尔有海鸟自海面上低低掠过，翅尖带起晶莹的水花，在夕阳的照耀下晶莹剔透，宛如一串大大小小的彩色宝石。

涛声阵阵，低沉而柔和，宛如情侣间的喃喃细语。

又是一天中最静谧的时刻，我最喜欢的时刻。焦躁的情绪也在面对这样的景色时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我似乎可以静下心来梳理梳理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首先我认识了一个男人，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喜欢我的项链，想知道它的来历，然后……我骗了他。

一个谎言说出口之后，总会有无数个谎言尾随其后。我沮丧地发现这确实是一条真理。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习芸戴着我的项链，并且借着这个谎言的机会促成了一次约会——我心中的歉疚也因此而加倍沉重起来。如果说一开始我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选择了含糊其辞，那后来发生的事就已经脱离了 my 控制，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欺骗。

而习芸的举动又让我不知该如何去戳穿这一切。

我把冰牛奶的空盒子扭成一团，正要起身去扔进废物箱，就看见远远的海滩上走过来一高一矮两个人影。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重重一跳，忽然有些庆幸房间里没有开灯。

我知道我应该起身回楼上去。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儿，能做到又是一回事儿。我说不好自己是真的疲倦到无法动弹，还是心底里并不想动。总之，在心底里提醒了自己若干遍之后，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临海的窗台上，借着夜色的掩护，

出神地凝望着海滩上渐渐走近的两个人。

他的双手插在运动裤的口袋里，微垂着头，像在认真地倾听她说的话，偶尔会偏过头和她交谈几句。我看不清楚他的脸，脑海里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他弯着唇角微笑的样子。

他看上去是一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看人的时候眼神直率。这样的人也许压根儿就想象不到会有人在他面前说谎话。

我心里的纠结在这一瞬间几乎上升到顶点。

我从窗台上跳下来，将牛奶盒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物箱。脚刚一沾地，放在窗台上的手机却嗡嗡地震动起来，屏幕上亮起来的名字是：耗子。

“喂？”我略有些烦躁地接起了电话，“三哥？”

视线不受控制地穿过窗口，再一次落在那一对散步的人身上。几乎就在同时，深海抬起头朝这边望了过来，就好像……我的电话惊动了他一样。

我心里突兀地生出几分怪异的感觉，从他们散步的地方到我家起居室，直线距离少说也有好几百米，怎么可能会听到？

“老妹？”电话另一端传来殷皓的抱怨，“听电话的时候专心一点儿好不好啊？我和露露在夜家呢，你要不要过来坐坐？”

“不要了。”我望着远处的人影，心跳不自觉地加快，“我又不认识他们。”

殷皓噤里啪啦地开始跟我描述夜家的装饰。我举着电话，心不在焉地听着，觉得殷皓这种随时都能交到朋友的本领实在是很神奇，尤其对方还是夜氏兄妹那样不好接近的类型。

从窗口望出去，深海还在朝我这边张望。这么远的距离，何况还有海浪的声音……他怎么可能听到我打电话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种古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在夜色里，它是如此鲜明，鲜明到让我无法有意地忽略它。

继续望着窗外让我有种正和他隔着海滩遥遥对视的古怪错觉。我揉着额头从窗前走开两步。电话里，殷皓又说起了夜家的暖房，说起了养在暖房里的花花草草……我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怕他继续打过来唠叨，索性关掉了手机。我有一种模糊的直觉，他是在有意地诱惑我过去。问题是，殷皓从来没有让我介入过他的交友圈子，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太奇怪了。

手机关掉了，耳边顿时清静了下来，只剩下海涛的声音有节奏地在空旷的四壁上撞来撞去，像大海的呼吸。

天边的最后一抹亮色也已经消失在了黯淡的雾气里。夜幕降临，远处的海和近处的沙滩都仿佛陷入了熟睡之中。

散步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望着空荡荡的海滩，不知怎么，我的后背莫名其妙地有种凉飕飕的感觉。

二 月圆之夜

从夜家兄妹出现的那一夜开始，沙湾就不停地下着雨。很大的雨，海天之间白茫茫一片，天漏了似的。雨水不断地冲刷着露台上的玻璃门窗。站在露台上，会让人有种错觉，仿佛下一秒雨水就会穿透了玻璃顶棚，浇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夜家的别墅，比我们的那一幢房子要大一点儿。顶楼的露台用玻璃封起来做成了一间考究的暖房，里面摆满了高高低低的植物，看样子平时也是有人来照顾的。植物之间摆着一套藤制桌椅。晴朗的日子里，坐在这里一仰头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

夜家兄妹和殷皓、露露姐都围坐在吧台旁边，端着酒杯装模作样地讨论酒经。红酒这玩意儿我是不懂的，我喝的是可乐。所以，混在这一群人当中，怎么看我都是个多余的。

“在看什么？”淡漠的男声自身后传来，吓了我一跳。这人走路竟然没有声音。

“没什么。”我惊魂未定。

“这是阿翎调的饮料，你尝尝看。”夜鲨说着递了一个杯子过来，漫不经心地问我，“这暖房，感觉怎么样？”

淡黄色的饮料散发出柠檬清新的香味。我接过来浅浅抿了一口，点点头，“不错。”

“饮料里兑了柠檬汁。”夜鲨说着，伸手过来在杯子上点了点。不知是有意还

是无意，他的指尖在我的食指指尖上轻轻扫了过去。

一阵电流般的感觉顺着我的手指倏地窜了过来。我的身体猛然一抖，下意识地向后躲。不料他的手指如影随形也跟了过来，紧紧地黏在我的指尖上。

他是故意的?!

电流般的感受在身体里乱窜，砰的一声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我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前一片空白。眩晕之中，只觉得夜鲨的眼睛宛如黑洞般旋转不定，像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入其中。

我的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无力控制身体的感觉宛如溺水。我靠在玻璃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玻璃墙外大雨滂沱的黑暗和灯光闪亮的露台宛如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在我的眼前交替闪过，我又一次看到了溺水时纷飞四溅的水花。

“救我……救……”

前一秒钟眼前还是晴空之下泛白的沙滩，下一秒便是幽蓝色的水下世界，隔绝了声音与空气，只能听到自己的血液汨汨流动。

一串串气泡快速升上水面，而我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慢慢下沉。陷入昏迷之前的瞬间，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黑色的影子迅疾无比地朝着我的方向撞了过来，那么快的速度，我完全无法躲开。巨大的黑影从我的上方游了过去，挡住了水面上透进的光线。

周围越来越昏黑，意识越来越模糊，我终于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朦胧之中，我听到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玻璃窗上，随着风势一阵紧似一阵，敲得人头痛欲裂。我睡意朦胧地闭着眼睛在床头矮柜上摸水杯，却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摔在地板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我猛然间惊醒了过来。

光线虽然模糊，却依然看得清我是躺在自己卧房里，窗帘拉了一半，窗外一片水光模糊。从地板上捡起手机，才刚刚十点钟。我揉了揉晕沉沉的脑袋，忽然有些拿不准先前在夜家的暖房里发生的那一幕到底是真的还是我在做梦？

我从床上爬了起来，开门出去，看见走廊里还亮着灯。习芸还没有回来，殷皓和林露露住的房间里却传出低低的说话声。